

## 日藏敦煌写本《论语》校勘记

郝春文

2011年10月,笔者应邀访问日本国学院大学文学部,商讨双方合作事宜。期间参观大学图书馆,主人遂将馆藏古写本《论语》出示。当时发现其注释与刊本不同,颇疑其为轶失之《论语》古注,但旅途中无法与敦煌吐鲁番写本《论语》比对,无法确定我的猜测。于是将该写本全部抄录、拍照,留待回国研究。此后,一直忙于他事,所抄录、拍照的资料被束之高阁。近日有暇,持其与已知敦煌吐鲁番写本《论语》比对,知其确为前所未见之《论语》古注。

关于此件带有古注的写本《论语》,《国学院大学图书馆贵重书解题目录》(一)有介绍:“本书装帧形式虽为册子装,但是用一长纸折迭粘贴而成,具有从卷轴装到册子装的过渡阶段的特征。从书籍装帧史角度与其书法风格来看,其抄写时代当在五代时期。本书高15.2厘米,每叶宽7.4厘米,一面写六行字,有乌丝栏,每行十六至十七字。其内容为卷第一‘学而’全部,卷第二‘为政’从起首至二章‘或问孔子曰:子’。卷首有印二颗,印文不详。”<sup>①</sup>

这件册子装的写本《论语》一共保存了十二叶,卷中不避“民”字讳。经文为大字,注释则采用双行夹注格式。卷题提行抄写,每卷之内容都是连续抄写,用层次号“△”标于各段落之首,作为分段的标记。从这些标记来看,大部分分段与刊本相同,但也有不同处。如卷一之“子贡曰:《诗》云”一段,刊本未分段,而此件在“子贡曰”之前却有“△”。再如,卷二之“子曰:诗三百”一段,刊本是另作一段的,但此件在“子曰”前却无“△”。

关于上引《国学院大学图书馆贵重书解题目录》(一)提到的“印文不详”的两颗朱印,经门人史睿君辨认,上一方为“木斋真赏”,下一方为“合肥孔氏珍藏”。“木斋真赏”为李盛铎的藏书印,“合肥孔氏珍藏”则为孔宪廷之藏书印。孔氏在1915年至1919年间曾任兰山道尹,在任时亦收集了不少敦煌文书,后来一些流散到了日本。现知有12件敦煌写本钤有“合肥孔氏珍藏”

<sup>①</sup>国学院大学图书馆编:《国学院大学图书馆贵重书解题目录》(一),第67-68页“十八”,“汉籍”,1,《论语》。

印，其中十件收藏在日本<sup>①</sup>。

关于此件之注释，《国学院大学图书馆贵重书解题目录》（一）亦有说明：“本书并非像汉唐时代训诂学那样，对经典的字句逐字逐句注释，而是在章末对全章大意做简单的解说，具有宋元时代的注释那样注重对义理阐发的趋向”。显然，日本国学院大学图书馆的目录编纂者不仅认为此件抄写于五代时期，还认为其注释应该撰述于同一时期。应该指出，《国学院大学图书馆贵重书解题目录》（一）的此件注释内容的概括并不准确，实际情况是既有对全章大意的解说，也有对字句含义的注释，而且并非每章末都有对全章大意的解说。至于此件注释撰述的时代，尚待进一步证明。此将其释文附录于下，以供学界研究。

以下释文以日本国学院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古写本《论语》为底本，用中华书局影印的《十三经注疏》中之《论语注疏》参校（以下简称甲本）。释文用现代标点断句、分段，但保留原件之段落标记“△”，注文亦保留双行夹注格式。为便于识别底本之行、叶，底本转行处用“/”表示，转叶处用“//”表示。

## 一、释文

### 论语卷第一（图见封二）

#### 学而第一

1.1 子曰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学而不习，如不学也。能时习之，而其义精熟，中心喜说矣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朋为五伦，由远道而来，其乐也宜。人不知，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惟学量博，人不知何怒为？

1.2 △子曰：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；不//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孝弟为人立身之本，既知孝弟，岂有好犯上作乱者乎？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为仁<sup>四</sup>之本与？义同前。

1.3 △子曰：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非由中之言，作伪悦之色，必有所干求。岂仁者所为。

1.4 △曾子曰：吾日三省吾身。为人谋而/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以忠信为本，坚/守夫子之道。

1.5 △子曰：“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//爱人，使民以时。此五者治国之要道。

1.6 △子曰：弟子入则孝，出/则弟，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，行有余力，则以/学文。不学何知孝弟谨信？能有余力，而再学文。此文之无穷尽也，学之遇（逾）有益也<sup>四</sup>。

1.7 △子夏/曰：贤贤易色；事父母，能竭其力；事君，能致/其身；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/学矣。此亦非不学之所能。

1.8 △子曰：君子，不重则不威；学则//不固。轻则无威，圣贤不能无过，惟慎改也。主忠信。忠信为人之根本。无友不如己者/；益友。过则勿惮改。惟慎改也。

1.9 △曾子曰：慎终/追远，民德归厚矣。所以示近。

<sup>①</sup>陈红彦、林世田：《敦煌遗书近现代印章辑述》（上），《文献》2007年第2期。

1.10 △子禽问于子/贡曰：夫子至于是邦也，必闻其政，求之与，抑/与之与？<sub>子禽，夫子弟子。</sub>子贡曰：夫子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以得之。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？<sub>夫子以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观//政于诸侯，而诸侯敬其德能而求之，以问政也。</sub>

1.11 △子曰：父在，观其志；父没，观其行；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  
为人子者，观父之志行，三年无改，非不知取舍，乃不忍违父之遗志，此所谓孝也。

1.12 △有子曰：礼之用，和为贵。先王之道，斯为美。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<sub>礼虽严，以和为贵；和而无礼，以节之，非先王之道矣。</sub>

1.13 △有子曰：信近于义，言可复也；恭近于礼，远耻//辱也；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宗也。<sub>慎其终始，言行于一，而远耻辱。此信之可宗也。</sub>

1.14 △子曰：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/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已。<sub>卧薪尝胆以求学，慎于语言，敏于行。事，再求有道以正之，此君子之学也。</sub>

1.15 △子贡曰：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/，如何<sup>[3]</sup>？子曰：可也。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<sub>能安于贫/而自乐，能守其富而近正人，必好礼矣。</sub>

△子贡曰：《诗》云，如切如磋！如琢如//磨，其斯之谓与？<sub>如玉之切磋琢磨，方成正器。</sub>子曰：赐也！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，告诸往而知来者。<sub>夫子奖予之言。</sub>

1.16 △子曰：不患人/之不已知，患不知人也。<sub>己之德学日进，不患人之不知；唯己之学识不足，而无知人明。</sub>

## 为政第二

2.1 子曰：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/。此为[政]<sup>[4]</sup>之要，以德为本。

2.2 子曰：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无邪！<sub>无邪则百//正。</sub>

2.3 △子曰：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<sub>政刑非治，民之道。</sub>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<sub>德礼乃正，人心之本。</sub>

2.4 △子曰：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<sub>志十五入大</sub>三十而立，<sub>学之始。</sub>四十/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<sub>无处</sub>非人力。六十而耳顺，<sub>可强为。</sub>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踰矩。<sub>以声</sub>宜养其年，<sub>虽可欲</sub>不出乎规矩。

2.5 △孟懿/子问孝。子曰：无违。樊迟御，子告之曰：孟孙问孝//于我。我对曰：无违。樊迟曰：何谓也？子曰：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

事亲始终以理（礼），勿违其意，方为孝也。

2.6 △孟武/伯问孝。子曰：父母唯其疾之忧。<sub>父母以已生之身，而时忧其疾。为人子者，宜体此意。</sub>以父母之忧为优，方为孝也。

2.7 △子游问孝。子曰：今之孝者，是/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；不敬，何以别乎？<sub>孝无（而）<sup>[5]</sup>不敬，只能养，非孝也。</sub>

2.8 △子夏问孝。子曰：色难。有事，弟子//服其劳。有酒食，先生馔，曾是以为孝乎？<sub>爱父母如/爱己，心悦则色和。</sub>

2.9 𠂇子曰：吾与回言终日，不违，如愚。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发，回也不愚。学纯蕴内，非愚也。

2.10 𠂇子曰：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[察][其][所][安]<sup>⑦</sup>。人焉廋哉！人焉廋哉！非圣贤无以明察。

2.11 𠂇子曰：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求学之至理，温习之必有新得。

2.12 𠂇子曰：君子不器。器之大小，必有所贏。君子之学不可量。

2.13 𠂇子贡问君子。子曰：先行其言而后从之。勿以言行。

2.14 𠂇子曰：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周，至也。无微不到。非小人偏于一私。

2.15 𠂇子曰：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不思，所学罔然无知。思而不学，则怠墮矣。

2.16 𠂇子曰：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心不正则邪生，学不正则害至。

2.17 𠂇子曰：由！诲女知之乎！知之/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

真率而知为知，不知为不知，是可以求知，是知也。

2.18 𠂇子/张学干禄。子曰：多闻阙疑，慎言其馀，则寡//尤。多见阙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/悔，慎其言行，与人无尤。禄在其中矣。

2.19 𠂇哀公问曰：何为则民/服？孔子对曰：举直错诸枉，则民服；举枉错诸直，则民不服。直而勿枉，民心是服。

2.20 𠂇季康子问：使民敬、忠/以劝，如之何？子曰：临之以庄，则敬；孝慈，则忠；举/善而教不能，则劝。以忠信为本率，民无不从。

2.21 𠂇或谓孔子曰：子//（后缺）

## 二、校记

[1] “仁”，甲本同，伯二六一八《论语集解》作“人”，据李方考证，《论语集解》本此字当以“仁”为是<sup>①</sup>，而郑注本此字当作“人”，则此件之经文属《论语集解》本系统。

[2] “遇”，当作“逾”，据文义改，“遇”为“逾”之借字。

[3] “如何”，甲本作“何如”。

[4] “政”，据文义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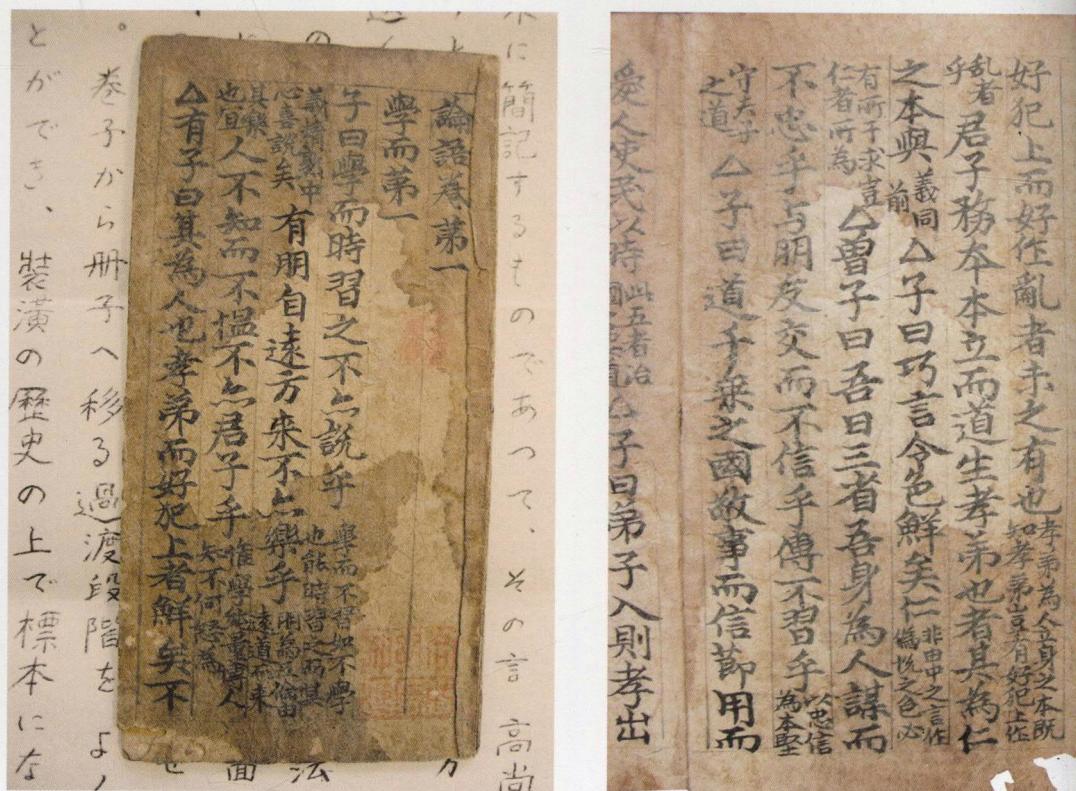
[5] “理”，当作“礼”，据文义改，“理”为“礼”之借字。

[6] “无”，当作“而”，据文义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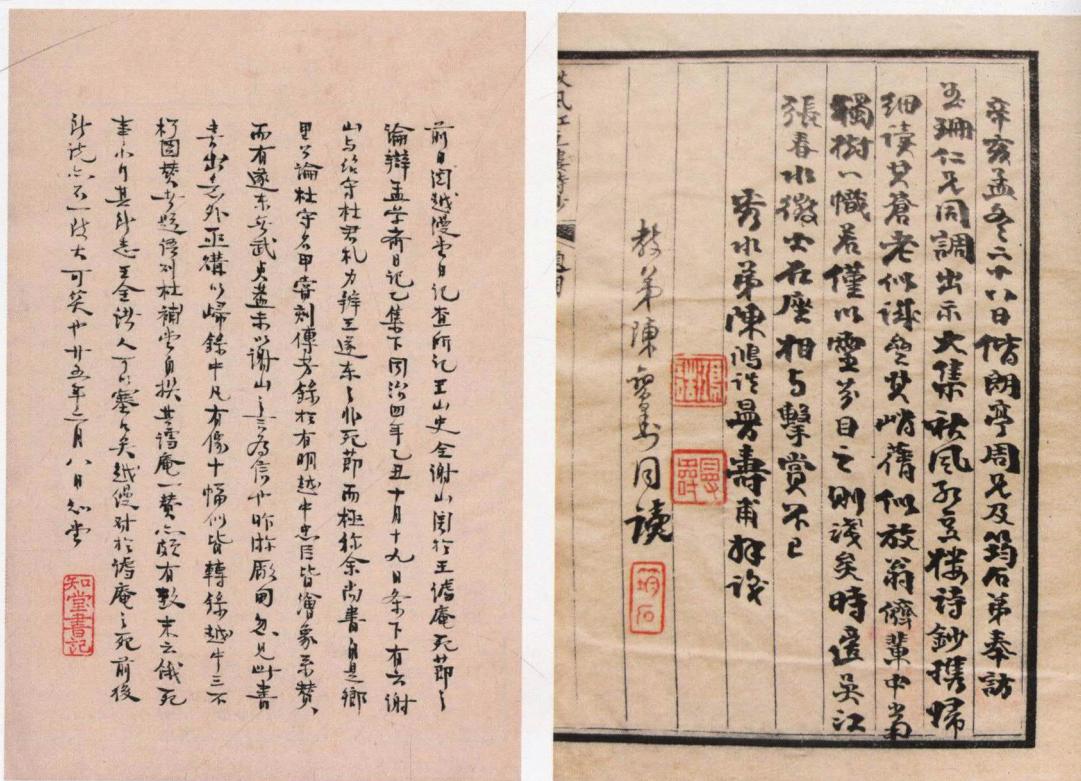
[7] “察其所安”，据甲本补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、首都文化建设协同创新中心

①李方：《敦煌论语集解校证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20-21页。



文见第 71 页



文见第 113 页

文见第 119 页